

狗狼

《狼狗》《黄金老虎》《海东青》作者的最新“人与动物”小说力作
一条东北独特雌性狗狼和一个东北淘金汉子的真情故事

张永军 著
作家出版社





狗狼

张永军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狗狼/张永军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063 - 4769 - 3

I. 狗…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9255 号

狗 狼

作者: 张永军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00 千

印张: 17.75

印数: 001 - 12000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769 - 3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写在前面：《狗狼》的直线

我写《狗狼》这部小说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一种反思，也是一次告别。这不是说我以后不写这一种类的小说了，不是这样，将来还会写。在这部《狗狼》之后，我想去尝试创作其他种类的小说。另外在创作《狗狼》之前，我在两年中已经出版了《狼狗》《黄金老虎》《海东青》和已经完成的《熊》。《狗狼》和以上四部小说的主题一样，都是描写“动物与人”的小说，都是给成人朋友看的作品。它们不同于我前期的作品，例如《狼王闪电》和《狮子疤脸》等等那些属于儿童文学的动物小说，也不同于我的早期作品《青狼》（即《雪国野狼的海》），因为《青狼》是想象和理念结合创作出来的作品，夸张的成分大一些。更不同于国内其他作家创作的童话味道的动物小说和那些纪实性的动物作品。

另外，我并不认为《狼狗》《黄金老虎》《海东青》和《熊》《狗狼》这五部小说是动物小说，我认为它们是在自然状态下创作出的自然性质的小说作品。它们并不以动物喻人，并不刻意模糊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把人与动物放在一种极端的生存之地，在那种环境里，注重体现人与动物关系中最真实的部分和最真实的情感，力图还原动物的真实情感和人的真实情感。这就是这五部动物与人的小说的主要创作特点。

那么，真有这种狗狼吗？以前在东北，这种狗狼是存在的。在以前的山里，山里人家的公狗在冬天时常会被母狼引诱跑进山里被狼吃掉，有的母狼会因此生下公狗的崽子。这种杂交出来的崽子就是狗狼了。但在人看来，不管狼狗还是狗狼都是狗。所以狗狼也是狗。这种狗因是跟随母狼在狼群里长大的，它就更接近狼。而且大多会狗叫，它可以伪装成狗骗过猎人又引诱家狗。但这种狗狼天性中具备喜欢接

近人类的特征。那时在山里的人家，往往能在山里碰到这种离开狼群独自活动的小狗狼，往往会带回这种小狗狼。它们一旦被人养大，就是人很好的帮手，远比狗或者狼更聪明更勇敢。所以，关于狗狼(会狗叫的狼)的故事有许多在东北的乡野间流传。

但在这部叫《狗狼》的小说里，所描写的绝对不仅仅是狗狼，请朋友们和我在这部《狗狼》里，交换感觉吧。

目 录

写在前面：《狗狼》的直线	1
第 一 章 青眼圈	1
第 二 章 六坛金砂	24
第 三 章 槐花	48
第 四 章 芳草	70
第 五 章 把头爷	98
第 六 章 变故	127
第 七 章 两口箱子	148
第 八 章 柳眉儿	178
第 九 章 追踪	194
第 十 章 杨十一	217
第十一章 狗们的战斗	230
第十二章 狗狼的记忆	252
尾 声 风中的传说	276
附 录 小说中的地名	277

第一章 青眼圈

狗狼青眼圈的故事能够长时间在东边道流传下去是因为杨十一。杨十一的故事能够在东边道长时间被人记住并谈起，则是因为狗狼青眼圈。

那么，这个狗狼与人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吗？虽然小说家写小说的开头是没有一定之规的，但通常也有一定的模式和规律。这是根据小说家自身的思维特点来说的。由此而言，那些以往读过本文作者小说的朋友应该知道，本文作者写小说的习惯之一就是在故事情节的叙述过程中使故事的走向突然产生变化，也就是在情节上拐弯。但现在这条狗狼与人的故事还远远没到展开的时候，也就刚刚有了开头的第一句话，更加没到情节该拐弯的地方。那怎样讲述下去呢，就是把习惯改变一下，不再拐弯了，直接讲述这条雌性狗狼和一个淘金把头的故事……

1

杨十一顶着初降的雪花，走到额尔敏河的岸边停下脚，抬头看看满天飞舞的雪花，吸了口气，又看看眼前的河面冰层，把手里的一根两丈长两头尖的柞木棒子使劲插在河边的沙坑里。柞木棒子颤巍巍直立向天，像一支远古的长矛。

杨十一低下头紧紧抱子皮大氅外面系的黑布腰带，再用力拔出柞木棒子，合双手握住柞木棒子的中间，在腹部打横，抬脚向河面冰层上走去。

杨十一的身后是一架七条黄毛狗拉的狗车。赶狗车的曲老三显得挺悠闲也挺无奈，蹲在狗车边上，一边挖鼻孔一边看着杨十一。那七条驾狗车的黄毛狗或坐或卧东瞧西看的，也显得挺悠闲挺无奈。

曲老三瞄着杨十一横握柞木棒子沿河边径直往河面冰层上走，就皱皱粗短的浓眉，站起来，也抬脚往河边走。因为曲老三听到杨十一把河面冰层踩出了吱嘎声。曲老三见杨十一并没有停下脚的意思，终于忍不住了，

喊：“老十一，那不行。这寒气不够，才刚入冬，那冰层冻得太薄，你一脚下去踩碎冰层就掉水里了。打横的棒子再挂不住你，你叫我上哪儿捞你去。这河他妈的现在过不得。”

曲老三喊着也快步赶到河边了。杨十一在冰面上停下脚，冰面在杨十一的脚下吱嘎嘎裂开细致的多走向的纹路。

杨十一说：“兴许能行，冰冻得挺结实，就是太滑，没落上雪就不那么滑了。你驾狗车跟过来。快点。”

曲老三摇摇头，说：“我可不干，我的命可是我媳妇我儿子的。咱这又不是赶老娘们的酒席。把头爷和弟兄们晚喝一天酒没事。再说，离那个大日子还有好几天呢。你小子快点过来，那块冰破了下陷了，往上冒水了。”

杨十一心里挺急，就瞪一眼曲老三，这一眼瞪出，脚下突然哗的一声响，冰面破开，杨十一踉跄一下，直立着沉下去了。那根打横握在手里的柞木棒子像独木桥似的横搭在踩碎的冰窟窿上，把杨十一悬挂在棒子上面。

曲老三吓了一跳，那七条黄毛狗也惊了似的跳起冲着杨十一汪汪叫。曲老三往前冲几步，见杨十一哗的一声从河水里翻上了柞木棒子，四肢攀着柞木棒子爬出了冰窟窿，就停脚张嘴骂：“操你个嫂子的，差一点又跟你小子把小命赔上。你他妈个杂种，我跟你出来倒血霉了。你小子快跑圈，不能停，跑活了关节才能停。杂种还知道笑！我操！”曲老三见杨十一浑身湿漉漉地爬到河边站起，他一边骂一边叫杨十一跑圈，一边忙着找枯草枯树枝点火堆。

杨十一却在笑，但在曲老三的横眉竖眼的咒骂声中开始跑圈。

火堆燃烧起来了，杨十一也快跑出汗了。而曲老三已经忙出汗了。那时的雪已经把大地染白了。

杨十一脱光了身子，勾勾着蹲在火堆边烤火取暖。曲老三在给杨十一烤衣服。雪花落在火堆上，发出吱吱的哭泣声。

杨十一看着曲老三把他的湿衣服一件件挂在火堆四周搭架的树棍上，手空下来时才说：“三哥，这天不太冷，你也脱光了烤烤火吧，也烤烤你身上的臭味。你冒臭汗了。”

杨十一说完哈哈笑。

曲老三瞪了杨十一一眼，抬手抹把额头上的汗水，甩在雪地上，又脱



狗
狠

了狗皮短帽扇扇脸上的汗气，说：“你小子什么时候能不混整呢？这天真不太冷。得了，今晚就在这儿搭窝吧。你那身皮得烤两个时辰。”

曲老三又戴上帽子，掉头去放开七条黄毛狗。又从狗车上取出七块每块一斤多重的冻硬的狍子肉，放在火堆里烤软了喂了七条黄毛狗。

七条黄毛狗里边有一条是打头开路的头狗，它是一条黄毛柴狗和一条狮头藏獒杂交出来的狗，因此它的眼睛上边的毛丛里生有两个黑毛斑点，看上去像生了四只眼睛，因而杨十一就叫它四眼。

四眼这会儿快速地吃掉了自己的那块肉，又瞄上了驾辕狗短尾的那块肉。短尾是条大型牧羊犬和黄毛柴狗杂交的后代，身体庞大生性却温柔，吃食物也就比较慢，也不爱打斗争胜，在七条狗中总是最受气的那一条狗。这次短尾犯了老毛病，它每次吃食物都这样，先叼着食物转悠着找在它看来是安全的地方，然后才卧下用两只前腿抱住食物慢慢开吃。

这次短尾刚刚找到了满意又安全的地方，把那块狍子肉放在雪地上，想卧下去开吃，叫黄毛耗子的尖脸黄毛柴狗就先一步来侵占短尾找到的地方，短尾就被冲过来的黄毛耗子撞了屁股，短尾一回头，早早盯着的四眼就扑过来，一口咬上短尾的那块肉，边逃边吞吃。

短尾发觉了汪汪叫两声，追出几步，但短尾的尾巴受过伤少了一小截，就比其他狗的尾巴短些，身体又大，跑得就比较慢，自然追不上四眼。而且短尾也知道如果它追下去，如果四眼停下来，那就是四眼吃掉那块肉的时候，四眼还会进一步咬得它转圈逃避。而这一次临时帮主人杨十一驾狗车的曲老三还会哈哈笑着骂它是个笨蛋。因为狗咬架在曲老三看来是寂寞行程中的一个乐子。当然，这样的事一旦发生了，杨十一会再次给短尾一块肉。因为生性强悍的杨十一总是同情弱者。这种事已经形成了一个怪圈。四眼像是知道曲老三喜欢它这样干似的总在重复这个怪圈，而且短尾虽不是这样，它不明白曲老三为什么喜欢看，但它也一样习惯这个怪圈了。可是，这一次短尾学乖了，没再发力追赶，短尾追出几步就停下来，吱吱地发出委屈的叫声。

曲老三就开骂了：“他妈的，臭短尾，你倒是追呀！叫四眼咬你的臭屁股啊！这狗杂种害我今晚少了一乐子。”

曲老三又扭头看看光着身子披着狼皮睡袋蹲着的杨十一，冲口又笑了，说：“今晚的乐子已经有了，看光屁股的……”

曲老三的笑声又断了，像被风吹断了似的，因为杨十一站起来了。杨

十一光着脚板踩着雪地走过去拍拍短尾的脑袋，短尾讨好地舔杨十一的手掌。杨十一又从狗车上取了块狍子肉回到火堆边，把狍子肉放在火堆上烤软喂了短尾，看着短尾吃完，才又拍拍短尾的脑袋叫短尾走开。那时，四眼在曲老三的脚边卧着，在摇头晃脑地讨曲老三的欢心。

曲老三说：“老十一，我总想看短尾发了脾气和四眼咬一架，可我总是看不到。唉！四眼就像把头爷，那霸气劲！唉！老十一，咱也吃饭吧。这雪快停了。今晚抱着你睡，暖和。”

曲老三站起来去整吃的。杨十一摸摸内里的小衣已经烤干了，就拿出来穿上。杨十一穿衣服挺慢，他边穿小衣边在脑海里想着叫康武汉的把头爷，想到康武汉平日总是沉着阴沉沉的一张丑脸，他的嘴角咧出一丝笑纹，又想到康武汉为人过于阴狠，不禁突然收了笑容又猛然打了个冷战。

曲老三正好取了一张大饼回来，看了杨十一的表情问：“冷了吧，可是奇怪，你小子不说这天儿不冷吗？”

杨十一说：“这天儿是不怎么冷，我是想到把头爷对付郑把头的那件事，才忍不住打哆嗦了。”

曲老三想想把头爷康武汉，也想起那件早几年发生的事，也不禁打了个哆嗦，把那张大饼丢到火堆里，说：“那怪谁呢？郑把头也是一个霸气的人，他不和把头爷争夺金厂沟，也不会叫把头爷捉了活活敲开脑袋取了脑子。唉！老十一，人脑子炖的汤好喝吗？”

杨十一说：“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你没喝那脑子汤？”

曲老三回想之中又打了个哆嗦，说：“我的妈呀！不能想了。我看把头爷喝郑把头的脑子做的汤，我再看到猪脑子做的汤也不敢喝了，真是又怕又恶心。还是你小子行，把头爷看得起你叫你陪着喝汤。老十一，我早想问你那脑子汤是什么味，一直怕你恶心没敢问。你真没喝一口？不对啊！那脑子汤是把头爷叫你盯着赵大厨做的，又是你端上来的，我还看见你陪着把头爷喝了。”

杨十一伸手把那张大饼从火堆里取出来，大饼已经烤热了。杨十一掰开分了一半给曲老三，看着曲老三说：“三哥，你看到的都是真的，那就是真的。我17岁跟你出道闯关东，现在11年了。我什么事也不瞒你，脑子汤的事首先没告诉你你是你没问，现在跟你说了吧。”

杨十一咬了口大饼，咀嚼几下，咽下去又说：“三哥，咱哥俩闯关东



淘金最先是瞎闯，后来你跟我和兄弟们离开大柳河去了金厂沟，是郑把头收留了咱们，咱们才能在金厂沟落下脚。你才能有了金沙，才能娶个山东老家的大姑娘安了家生了个不跟你姓的儿子。细说说郑把头对咱哥俩和兄弟们都不错。把头爷来抢金厂沟，这也不能说把头爷不对。金厂沟的地面是朝廷的，但朝廷管不了。那就谁能占就是谁的。把头爷把郑把头赶跑了，郑把头后来用了下流手段暗通顺山好的缙子来算计把头爷。这还是不能说郑把头不对，因为金厂沟是郑把头先占的。郑把头手段不行，他最后还是输了，把命输给把头爷也就行了，多少仇恨不就是一条命吗？输了拿命去还不行吗？但在把头爷那就不行，把头爷太狠，吃什么人脑子，还活人现杀的脑子。我念起郑把头对咱哥俩和兄弟们不错，在赵大厨做人脑汤时，趁赵大厨不注意把郑把头的脑子用狼的脑子给换了。那天我和把头爷还有李疤头、徐彪子、龙九叔他们喝的是狼脑汤……”

曲老三吓得手一颤，手里的半张大饼掉在脚前。他捡起大饼，掩盖什么似的低头拍去大饼上沾的雪花，说：“老十一，这事你千万不能对别人说，说了就糟了。你记下了？”

杨十一笑笑，说：“那是。这天快黑了，还是今年的头一个半黑半白的月亮天。三哥，我指着今晚的月亮告诉你，我不怕把头爷，你放心吧。”

曲老三却看着杨十一的脸叹了口气，曲老三心里明白，他不能因为杨十一的一句不怕把头爷就能放心。

2

这天的天色像杨十一说的一样，在雪停之后，天上的云散开了，月亮更亮了。月光雪地之中，灰蒙蒙的就是个半黑半白的夜晚。那时起晚风了，晚风呜呜地在树林上空响。气温下降了。杨十一已经穿上了烤干的衣服，并干起了平日干的事，就是在晚上查看一下狗。七条黄毛狗都在狗车周围刨开雪整个窝卧里睡觉了。

曲老三在火堆旁边坐着发了一阵儿呆，似乎还在想杨十一说过的狼脑汤的事。在杨十一回到火堆边时，曲老三才回过神来，他起身清理出火堆一边的雪地，把狼皮睡袋垫在地上，这是准备睡觉了。

杨十一看着曲老三的动作反常，就知道不该告诉曲老三他用狼脑子换人脑子的事，但想想又觉得说了就说了，也收不回来了。他拍了曲老三的

脑袋一巴掌，说：“三哥，咱们这种日子是过不安生的，好在你落了脚有了自己的家。今冬快散伙了，明春你在家呆着种地打粮，守着嫂子和大侄子好好过太平日子，就算离开金匪的老窝不干淘金这一行了，什么事也不用怕了。”

曲老三叹口气，说：“我刚刚这样想了。可是老十一我就怕你出事。你那臭脾气会给你招祸，你怎么好呢？”

杨十一嘿嘿笑了两声，和衣钻进狼皮睡袋里，说：“命是自己的，随自己的命走。当年我被你骗来闯关东，不也好好地活到现在了。”

曲老三听杨十一这样说他一下子不吱声了。杨十一说得不错，在11年前，正是曲老三把毛头小子杨十一拐骗到东北东边道来淘金的。然而曲老三还想说点别的，可是说不了了。七条黄毛狗一条条从雪窝里跳起来，围向杨十一身边。那之后，七条黄毛狗齐齐盯着额尔敏河的上游，汪汪叫起来。

杨十一首先爬出了睡袋，在曲老三一连声的问事中说：“过来人了，可能是什么貉子里的胡子。”

曲老三操了一声，才往狼皮睡袋外面爬，并在狗叫声中跑向狗车去取火铳。等曲老三把两支火铳取回来，丢一支火铳给了杨十一，就看到七个骑马的汉子肆无忌惮地纵骑围了过来。

曲老三以前有几次随杨十一外出为金厂沟办事，也遭遇过胡子和其他打他们主意的人马。每当碰上了那样的事，曲老三总是先看杨十一的反应。这次也一样，并在杨十一的脸上看到了使他安心胆壮的笑纹。曲老三的紧张感也就消失了。

杨十一如果笑起来，在其他人看来，杨十一的笑容里总有点残酷的味道。但杨十一的人长得并不丑恶，相反五官挺清秀、挺好看的，身材也不壮阔，是个中等身材的东北汉子。

杨十一瞧着七个穿老羊皮袍的汉子在他身前十几步的距离呈扇面形停下马，其中一匹红马的屁股后面还拖了只刚刚打死的狼。杨十一就喝退了七条往上冲并汪汪叫的黄毛狗，而且很随意地把火铳扛在右肩膀上，看着七个汉子中间的那个满下巴乱糟糟大胡子的汉子。他那有点残酷的笑容依旧挂在脸上。

大胡子汉子斜着脑袋也盯了盯杨十一，又扭脸扫了眼狗车。大胡子汉子身边的一个矮子问：“这狗车是官家驿站的？”



杨十一摇摇头，把肩膀上的火铳颠了一下，也盯了那个矮子一眼。

矮子扭头看看大胡子汉子，两人交换了下眼色，矮子又扭过头看着杨十一，问：“这么说你小子是走单帮换皮货的？”

杨十一又摇摇头，还是微笑着往大胡子汉子的马前走近几步，说：“我是金厂沟的，给咱们数百弟兄走一趟山城镇整点猫冬散伙喝的酒。几位当家的累了打算驻马歇歇，兄弟尽一份心，一两金砂给几位当家的饮饮马。”

矮子脸上的神色不变，看着杨十一的眼睛不经意地说：“原来你们是康武汉的人，这是康武汉的狗车！”

杨十一笑着点头，脚下不停已经慢慢走到大胡子汉子的马前了。而且已经看清了这七个汉子之中只有三个汉子的手里举着火铳，另外两个汉子的背上别着砍刀，还有两个汉子的腰间挂着砍柴用的阔刃斧子。而且这几个人面生，不像是在这一带活动的绺子里的胡子。杨十一心里就有数了，这几个汉子不是临时流窜过来的就是有目的跟上来的。如果是有目的跟上来的，那么就是分生死的遭遇战。

大胡子汉子说：“原来你是把头爷康武汉的人。那么好吧，兄弟不需几两金砂饮马，你可以把金砂省下花用。兄弟要看看你的货。瞧，不白看，这只大肥狼送你了。”

杨十一还没说话，一边的曲老三插嘴说：“狗车上没什么值钱东西，就是24只酒坛子。酒真不错，是山城镇有名的白记烧锅的老白干。我们兄弟上路一般就带几两金砂留着急用，碰上道上的兄弟就分口饮马酒。几位当家的想看就看吧。老十一，叫他们看吧，交个道上的朋友总是好事。”

杨十一却皱皱眉头，因为那24只酒坛里边有六只酒坛是不能看、更不能丢失的。这个事曲老三并不知道。

杨十一又笑了，说：“那么好吧！当家的就看吧。金厂沟把头爷知道了可能会不高兴，兄弟兜着金厂沟的脸面呢。但把头爷一向告诫兄弟遇上道上的朋友要以和为贵。请当家的看吧，那就是24坛酒，当家的渴了只管启坛喝。”

杨十一说着，又往大胡子汉子的马头前进了几步，并侧下身，像是给大胡子汉子让开下马走过去的路。

大胡子汉子咧嘴笑笑，说：“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你小子他妈的还懂规矩，我看你能长命百岁。”

大胡子汉子摆下手，他身侧那个矮子和一个腰间别把阔刃斧头的汉子下了马。杨十一伤风似的突然甩头打了个喷嚏，在打喷嚏扭头的空隙间向曲老三丢个准备动手的眼色。曲老三和杨十一呆在一起 11 年了，平日里对杨十一对他做的每种动作、每种表情表示什么都了如指掌。但这次曲老三的脑袋却迷糊了一下，曲老三想不通为了 24 坛酒动什么手。但曲老三还是暗暗做了准备。

那个矮子下了马径直走向狗车，这矮子掀开狗车上的围挡用的破布，并不启开酒坛的封盖看酒坛里的东西，却弯下腰对着一只酒坛吸鼻子，像狗似的嗅酒坛的气味。接着又弯腰嗅第二只酒坛的气味，24 只酒坛都被矮家伙用鼻子一一嗅过。这矮家伙的眉眼飞扬，神色像换了一个人。

这矮子掉头喊：“当家的，起货，六坛硬货。”

大胡子汉子神色间变得又惊又喜，似乎呼吸都发紧了。那表情像个没见过钱的人突然看到了大笔的钱。他长长呼出口气，努力平静下来，挂着满脸的假笑，面对杨十一说：“兄弟，你回去告诉康武汉，就说我震山狼谢他的孝敬。六坛硬货我他妈全收了。”

曲老三听了又愣一下，震山狼这字号他在东边道这一带从没听说过，而且不理解这帮家伙为了区区六坛老白干白酒居然敢招惹金厂沟。曲老三不禁又想，如果狗车上有矮子说的硬货，他怎么不知道呢？那硬货又是什么呢？这就是说这帮胡子不是碰巧来劫的，而是冲着他和杨十一的狗车来的。就在曲老三还迷糊发愣的当口，他猛一下看见杨十一动手了。

杨十一甩手顺直火铳，轰的一火铳就把举着火铳的一个汉子的脸打开花了，那家伙叫一声就摔下马去了，惨叫着在雪地上扑腾，不过他死定了。几乎在火铳响的同时，杨十一丢下火铳，矮下身，起右脚踹中了大胡子汉子坐下红马的左边马腿，那匹红马在突然的打击下有点发傻，嘶鸣声中猛然人立而起，把正高兴的大胡子汉子从马背上掀翻在雪地上，摔了个大仰翻。

杨十一又一扑而起，在空中勾起双腿，用一双膝盖大力地砸在大胡子大汉的前胸上，随着两声闷响，大胡子汉子从嗓子眼里冲出惨叫，头脚猛然上勾，胸骨已然下陷断裂，口中喷出血，头脚又松劲软下去，又挺直了头和脚，甩几下头，眼见不能活了。

杨十一一击中的，不再留意大胡子汉子，探手从右小腿绑腿布中迅速拔出一把短刀甩手射中了另一个汉子的脖子，这个汉子抬手捂上脖子，摔



下马背也就没命了。而另一个掉转火铳想射向杨十一的汉子刚想动手，就被回过神来的曲老三的火铳击中，从马上摔了下来。

杨十一接着就呼啸一声，命令七条黄毛狗扑向那个矮子和另一个已经抱起一只酒坛的汉子。那个汉子惊了，松手摔下酒坛，就探向腰间拔斧头。那只酒坛落地上摔碎了，里面淌出来的东西把曲老三惊得一双眼珠碰了车，碰出五光十色的小星星，他头晕了，一屁股坐在了雪地里。原来这只酒坛里装的全是土黄色的金沙。

那个矮子见机快，在曲老三为接应杨十一开火铳时，他就做出了抉择，飞快地退到马的身边。在七条黄毛狗狂叫着冲上来、那个汉子摔了酒坛拔出斧头时，矮子已经跃上了马背。杨十一正和另外两个汉子搏斗，但杨十一并没把那两个使砍刀的汉子放在眼里，而且还瞄着曲老三这边的动态。在一个汉子抡刀砍杨十一脑袋的当口，杨十一侧身让过那汉子的这一刀，把右手插过去，打横抓住了汉子的脖子，把左手探过去兜上汉子的后脑，合双手之力一扭，脚上跟着进步，咔咔几声，那个汉子的脖子就被杨十一扭断了。

杨十一瞄着那个矮子纵马开始逃跑，就喊：“杀那个矮子。”

可是，曲老三却扑在碎酒坛上，往起抓金沙，根本没听到杨十一喊什么。另一个握砍刀的汉子叫一声掉头就逃。这家伙惊慌失措，几步冲进了额尔敏河的冰面上，在他的身后追过去了一条黄毛狗。这条黄毛狗是短尾，短尾一个虎扑，一双前腿扑在那个汉子的背上，那个汉子在河面的雪冰上奔跑，踩得雪下的冰面吱嘎响，后背又一受力就摔倒了，把冰面砸得裂开，他就在咔咔噗的声音中陷进冰窟窿里，狂叫几声，在冰水里扑腾几下，就被冰下的水流卷进冰层下面消失不见了。

短尾汪汪对着冰窟窿叫几声，冰窟窿里的白色水汽呼呼扑出来，翻滚着往空中飘。那个摔碎酒坛的汉子虽然抡斧头砍掉了黄毛耗子的一只耳朵，但他很快被四眼等几条黄毛狗分多个方向扑咬扑倒咬死了。

杨十一冲着曲老三喊：“看着这里，留意小心。”

杨十一猛跑几步，飞身跳上一匹胡子留下的白马，纵马向那个逃跑的矮子追去……

杨十一骑着白马回来时已是月上中天了。额尔敏河畔早已恢复了平静，寂寞的雪野里只有五匹死去主人的马，探着脑袋在雪地上找可以吃的枯草，还不时喷出响鼻声。曲老三却抱着火铳坐在狼皮睡袋里，他似乎坐着睡着了。那七条黄毛狗听到杨十一回来的马蹄声，一条条从窝里跑出来，除了短尾，其他的黄毛狗站站看看、抖抖毛缩缩脖子又回各自的窝里卧着了。

杨十一跳下马，整出了踩雪声才惊醒了曲老三。曲老三一跃而起，又一下扑倒在雪地上，把火铳一顺就喊：“我操！老十一啊！你回来了？”

杨十一哧的一声就笑了，说：“这一次跟我出来吓出尿了吧？”

曲老三爬起来，拍去身上的雪，说：“你还好意思问我。难怪往年你不叫我跟着，原来次次有凶险。老十一，我不放心你。来年你和把头爷说说还叫我跟着，我能帮你，我比马面鬼强，不比马面鬼强也至少和汤小宝整一平手。怎么的老十一，你不信我？”

曲老三看见杨十一摇着头笑，不服气地闭了嘴。

杨十一说：“我这次叫你跟着是叫你拐个弯回家看看媳妇和儿子。碰上什么震山狼是他妈意外……”

曲老三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杨十一，听杨十一说到这儿，他插话说：“难怪你拼命往回赶路，是想整出两天时间叫我回家猫两天，好好抱抱你媳妇。好老十一，你是我的好兄弟。”

杨十一笑了笑，想说他也急着去看看槐花，抱抱亲亲槐花，但想到曲老三不知道他和槐花的事，就光笑没说，心想到时候叫你这家伙吃一惊吧。

曲老三却又问：“可你怎么不告诉我狗车上有金沙呢？”

杨十一不笑了，叹口气，说：“狗车上的六坛金沙是郑把头早先存在山城镇准备和官家通路子用的。后来把头爷干掉了郑把头，也知道山城镇有郑把头存的六坛金沙的事了。但把头爷和郑把头是一样的目的，也希望用金沙和官家通上路子，就找到给郑把头办事的人。可惜办事的人说办事出了变故，他根本搭不上兵备道衙门，连边都靠不上，就答应退回六坛金沙。把头爷才叫我这次去山城镇顺便把六坛金沙带回金厂沟。这种事你这



家伙不知道最好。”

曲老三也叹口气，说：“原来老十一你一直帮金厂沟在刀尖上玩命啊！我当年不带你闯关东该多好。可是老十一，我想我和你这回就收手吧。这六坛金砂我和你几辈子也……嘿……嘿……”

曲老三看杨十一脸上残忍的笑容出现了，就嘿嘿一笑又说：“我是有点动心了，但和以前一样，我和你的事，你说了算。我当哥的听你的。”

杨十一笑笑，掉过头解开裤子往雪地上撒了尿，对随在身边摇尾巴的短尾摆摆手，短尾跑回雪窝睡觉去了。

杨十一系好裤子，看眼曲老三，说：“咱们兄弟都是官家眼里的金匪，都是淘金汉子，都是用命换金子。金厂沟的金子咱们真不能动。这六坛金砂咱俩要是吞了，你一家子、我独一个将死无葬身之地。三哥，你说对不？”

曲老三说：“是这个理。咱们他妈的千辛万苦闯关东淘金子，胡子抢、官军杀，没金厂沟罩着还真不行。可是老十一，兵备道道台爷那老家伙的衙门在凤凰城啊，郑把头怎么会把六坛金砂存在山城镇？”

杨十一说：“给郑把头办事的那个人住在山城镇。郑把头的事，咱们把头爷到底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我也不知道。你就别问了。”

杨十一对着夜空呼出口白气，咳一声，看着曲老三笑了笑。走到摔碎酒坛的那片雪地上看了看，问：“三哥，那坛金砂你收好了？”

曲老三的眼睛没看杨十一，抬手抓了下鼻子，咳一声，说：“收一只狍子皮大口袋里了，放狗车上了。我一点点收的。还怕再来胡子抢，我都急出汗了。”

杨十一说：“那些人尸呢？”

曲老三说：“都拖着丢河里了，从那个冰窟窿丢进去的。老十一，这事我干对了吧？黄毛耗子被用斧头的那小子砍伤了，被砍掉了一只左耳朵，我给包了伤，别的狗没什么事。”

杨十一说：“你还行，还是那么细心。那几个家伙有水葬也不错了，至少是全尸。咱们兄弟叫官家抓了就是无头尸了。”

曲老三说：“那是，整不好碰上手黑的胡子也不得好死。老十一，我看还是连夜走吧。沿河岸绕个远路，等过个一两天河冻严实了咱们再过河。现下在这里猫着，我心里突突地不踏实。”

杨十一说：“我看明早就能过河了。三哥，你说那几个来抢金子的人